

警察锅哥

POLICE
BROTHER
POI

9 绑架案迷踪

常书欣 / 著

《余罪》作者常书欣又一力作
电视剧《警察锅哥》原著小说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警察铜哥

9 绑架案迷踪

常书欣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警察锅哥 . 9 / 常书欣著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162-1699-6

I . ①警…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7603 号

图书出品人 : 刘海涛
图书策划 : 谭 军
文案统筹 :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 翟琰萍 金 伟

书 名 / 警察锅哥 9
作 者 / 常书欣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 (总编室) 010-63057714 (发行部)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b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 19 字数 / 287 千字
版 本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1699-6
定 价 / 35.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 本社负责退换)

警察哥哥

9 绑架案迷踪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旧事俱过往 / 1 | 第十一章 端倪始初见 / 94 |
| 第二章 新事累且忙 / 10 | 第十二章 瞬息有多变 / 103 |
| 第三章 亦色亦纯良 / 18 | 第十三章 辗转夜难眠 / 114 |
| 第四章 琐事一箩筐 / 30 | 第十四章 言轻人亦贱 / 123 |
| 第五章 粉墨齐登场 / 39 | 第十五章 灵犀有一点 / 132 |
| 第六章 运交桃花劫 / 46 | 第十六章 难解仇与怨 / 141 |
| 第七章 奇事荒唐言 / 55 | 第十七章 线线成死结 / 149 |
| 第八章 奇人岂等闲 / 65 | 第十八章 困中求嬗变 / 157 |
| 第九章 拍案三叫绝 / 73 | 第十九章 奇变出绵绵 / 166 |
| 第十章 真假谁甄别 / 84 | 第二十章 巧用棋子探 / 172 |

第二十一章 死水起波澜 / 180

第二十二章 乱花迷人眼 / 191

第二十三章 一笑泯恩怨 / 198

第二十四章 谁钓谁为鱼 / 205

第二十五章 夤夜忧与喜 / 212

第二十六章 曲终谁来续 / 218

第二十七章 浪平波不息 / 226

第二十八章 未知罡风起 / 235

第二十九章 一笑解悬疑 / 242

第三十章 温故知心意 / 251

第三十一章 晚来朔风急 / 258

第三十二章 星夜大破袭 / 266

第三十三章 枪案引人迷 / 275

第三十四章 香闺话旧题 / 284

第三十五章 唯有众心齐 / 290

第一章

旧事俱过往

“谁叫简凡？”急救室的门开了，出来了一位医生，摘着口罩。

简凡一惊，举着手赶紧凑上来。医生怪怪地看着脸上挂着血的简凡，指了指里面：“进去吧，病人要见你。他现在情绪刚稳定，别再刺激他了啊。”

“哦，知道了。”简凡赶紧一缩身进去了。

后面几个不放心的小警也跟着要钻进去，被医生伸着手全堵在了外头，不但堵了，还教训上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长相有点硃砂的肖成钢：“别下次了啊，高甘油三酯血症已经影响了他的的大脑中枢神经，你们再刺激他，脑供血出现问题，有可能导致他偏瘫或者脑梗死。这次幸亏在医院，抢救及时，要在其他地方，一口气缓不过来，谁负这个责？病人需要被关怀、爱护，你们不能故意气他不是？刚才谁跟老人吵架来着，满楼道都听到了。”

本来被医生抓住当典型唠叨的肖成钢乐了，谄笑着指指里头：“吵架那个不是被您刚叫进去了吗？不光吵了，还打起来了。”

“啊？这还了得！”医生一紧张，砰的一声关上门，把这些警察又关到了外头。

急救室里，已经睁开眼的陈十全正躺在床上拉着简凡的手，两个人哪还有刚才不共戴天的样子，医生见这两人谈得很安静，就没有打扰。

“还疼吗？”陈十全眼神里透着几分歉意，见简凡笑着摇头，陈十全也笑了，有点释然和不好意思地说道，“说是师父，我也没教你什么，再说你早就不当警察了，我也没资格打你了。”

“师父，您打都打了，又来卖好啊？”简凡笑着埋怨了一句，又打趣道，“我

可不是打不过您啊师父，那次抓花脸鼠的半路上我可跟您打了个旗鼓相当。”

“那等我好了，再来一场？”陈十全说道，眼神里透着豁达。

这下可比真打还让简凡高兴，眼神里的笑意、话里的玩味，让简凡觉得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爱开玩笑、没大没小的师父，他乐呵着说道：“那您快点好起来。其实我没别的意思，不是真让您杀猪去，您不怪我吧？”

“怎么会。”陈十全释然地说道，拍拍简凡的手。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微妙，甚至比微妙还妙不可言，特别是在警察这个特殊群体里，别看平时骂得吹胡子瞪眼、打得不可开交，真正到了应敌的战场上，闹得越凶的反而配合越默契。就像简凡和陈十全，如果不是真正了解，或许这话连刺激也刺激不到，更别谈老拳相向了。于是，两人相视一笑，冰释前嫌。

陈十全又道：“小凡，你刚才数了一堆以前的事，其实杀了多少人我也记不太清了，可有一件，我一辈子忘不了……”

“小漳河？”简凡一下子想起了张杰。

陈十全摇摇头：“不是，是机械公司那件，你没提，不过我想你听说过。”

“听秦队说过，不过那案子是加密级的，我没资格看。”简凡打着马虎眼。

“案情都知道，可实情未必都知道。歹徒绑了一身炸药要炸机械公司大楼，当时我在特警支队是外勤队长，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击毙歹徒，保全大楼，最大限度地消除对社会的不良影响。我带着一帮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的队员直奔现场，当时机械公司的大院里像开了锅一样，被疏散的围观群众就有几百人。我们在周围一共找到了四个狙击点，用了足足三十分钟喊话拖延，六个狙击手仍没有把握一枪毙命，当时歹徒的精神非常亢奋，非要见当时的老总毕路胜，可这个人早吓得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简凡感觉到师父的手在颤抖，赶忙握紧了这只手，看着一脸落寞的师父，问道：“后来呢？”

“案子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有关歹徒的任何信息，只看到他疯狂地喊着要机械公司的毕总还钱，要不就和大楼同归于尽。我们答应他找人，也答应他马上筹集欠款，其实都是假的。后来我们骗得他同意先见毕总，我带着一个人上了八层，其实那不是他要见的毕总，是穿着防弹衣的队员。当我高举着双手进去的时候，枪就缚在肩膀后，正面看不到，可我的手一放就可以拿到上了膛的枪。歹徒叫嚣着要引爆，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人没有找到，钱也没有，除了击毙他我别无选择。于是，我向人质腿部开了枪，利用人质

下意识的翘起把第二枪射进了歹徒的头部。在他倒下的一刹那，四杆狙击枪同时响了，全打在他脑袋上，死得干净利索，吭都没吭一声。”

陈十全的手抖得更厉害了，艰难地说出这个简凡早已经知道的事情经过。简凡心里带着无限惋惜，这是师父厄运的开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半天才憋了句：“师父，您没有错，他毕竟危害到了公共治安，死有余辜。”

陈十全摇摇头，眼睛里闪着凄然：“其实没有炸药，只有他引爆的第一管是真的。”

“啊？”简凡一脸惊愕地听到了这个秘辛，一时无语。

“被击毙的这个人叫辛国强，在此之前他被机械公司的欠款拖得倾家荡产。和其他穷凶极恶的歹徒不一样，他是被逼上了绝路，迫于无奈想讨回个公道。隔了不久，这个毕总在澳门赌博输了四千多万公款的事情败露了，潜逃去了境外，到现在都没能抓捕归案。而那个被打伤致残的女人质，后来丢了工作，丢了老公，她不停地告状，最后还是支队出面压了下去。她认识我，对我这张脸记得很清楚，一直守在特警支队的门口等我出来，只要见到我，就拄着拐冲上来，朝我脸上吐口水，可我……我连说句对不起的勇气也没有。”

陈十全说得有点难受。简凡安慰道：“师父，您毕竟救了她。”

“可我也毁了她的生活。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说的浑话挺在理，我们是正义的化身，可有时候主持的并不见得就是正义。”

“所以，您的手就软了，从那以后，再没有杀过人了，连齐树民那么穷凶极恶的家伙也仅仅是打断了他的手腕。”

“人这条命是很脆弱的，一颗子弹就能增加一个亡魂，如果是冤魂的话，会在心里纠缠一辈子。看来我是真的老了，向上怕辜负了组织的命令，向下又怕带不好头，那次如果我再果断一点，狙杀了驾驶员的话，说不定张杰就不会牺牲了，你也不会心灰意懒离开队伍了。”陈十全说着，哀伤的眼睛里沁出了两行浑浊的老泪。

简凡一脸惻然地看着他，这张狰狞的脸后藏着的是悲天悯人的大善，是懂得对生命尊重的大善。

因为忽视过，所以更珍重。简凡用袖角给师父擦去老泪，握紧了那只大手，轻轻地说道：“师父，都过去了，对对错错这么多年，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江师傅刚才在外面说，都是自己的选择，没啥错。不管是您击毙歹徒还是伤人质，都没有错；即便是罪不至死的辛国强，他选择了孤注一掷，送了命只能算他咎由自取；张杰牺牲更不能归咎到您身上。您也说了人这条命很脆

弱，那您就更应该珍惜。为了职业活了这么多年，您忽视的东西太多了，您想想师娘，跟着您度过几天好日子没有？想想师妹，为什么一直对您横眉冷对？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关心她。再想想您自己，除了枪械您还有拿得出来的爱好吗？除了职业还有什么让您高兴的事吗？您的脾气这么臭，有过一两个知心朋友吗？”

“我……”陈十全微微动动身子，有点动容，徒弟的话恰恰敲在他心里最愧疚的地方。

“听我一句，酒就别喝了，退就干脆退，退下来好好养养，想干吗就干吗，人总不能一辈子活在枪械和狙击中吧！”简凡劝道，劝得是水到渠成。

陈十全支起身来，带着几分无奈，慎重地点点头。

这口气，好歹出顺了。

医护进来了，刚才那位大夫带着三个人仍然是推车伺候，估计是要把陈十全送回病房。陈十全一把推开医生，叫着简凡：“扶着我。”

“哟，师父，您的腿还没好呢。”简凡吓了一跳。

“这点小伤算什么，打断一条腿我照样站得住，走得了，过来！”陈十全踉了，瞪着眼，凶相再现。简凡豪气顿生，上得前来，一把扛过陈十全的胳膊，就听陈十全咬牙切齿地嗨哟一声，站直了身子。

几个医生护士可没人敢招惹这个面目凶相、脾气怪异的老警察，忙不迭地后退。简凡搀着陈十全，陈十全踮着伤脚轻轻着地，虽然偶尔会疼得脸上肌肉抽动几下，不过还是强忍着，开门出了急救室。

“这……”门外的郭元吓了一跳。

“说什么来着，陈师傅就是陈师傅。”隋鑫乐了。

“我靠，徒弟小强，师父老强，一个比一个强。”肖成钢龇牙咧嘴地笑了。

陈十全一把将欲上来搀扶的几只手打过一边。简凡大咧咧地说道：“看什么看！师父好好的，你们净瞎嚼舌根瞎操心，是不是啊，师父？”

“那当然，这算屁事呀！我比什么时候都好。”陈十全也踉得几近不屑。

后面跟着的几个睁着大眼互看着，都捂着嘴悄悄笑了。

回到病房不久，得到消息的陆坚定带着一大队张志勇、重案队秦高峰等一队警察紧张兮兮地赶了过来。大个子张志勇拨开围着的一干小警，坐到陈十全身边安慰道：“陈师傅，是我工作没做到位，您的病退暂缓，病好后还在咱们一大队……”

“不，不，”陈十全头摇得像拨浪鼓，很坚决地说道，“退！快点给我办好，

我还真想退了。”

“老陈你别赌气啊，”秦高峰见陈十全精神头有了，也放了心，笑着劝道，“你当了一辈子警察，一下子退了干什么？”

“杀猪。”陈十全嘴里吐了两个字，很坚定。

郭元、肖成钢和史静媛几个吃吃笑着，真不知道简凡怎么鼓捣的，陈十全看样子是心甘情愿地跳坑里了。这些知道详情的笑着，而不知道详情的几个呢，都诧异地看着陈十全。陈十全有几分不屑地说：“别看我，我老了，卖命没人要了，卖肉总不能没人要吧？”

肖成钢笑得弯腰趴到床上，一千人都侧过脸忍着笑。没人相信陈十全真能拉下脸来去卖肉，不过不卖命了肯定是真的，看样子这回是铁了心要脱警服，一点留恋也没有。

陆坚定觉得这事出得蹊跷，招招手叫过史静媛出了病房，秦高峰和张志勇也跟着奔出来。一问原因，听说简凡来过，秦高峰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一问咋回事，史静媛掩嘴笑着一说，说得这三个人忍俊不禁。再一问简凡人呢？得，挨打了，眼肿了，脸破了，买消炎药去了。这结果听得这三人站在病房外偷笑了半晌，又看看病房里谈笑风生开始吹牛的陈十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哎哟，这个老秃驴，打得真狠！哎哟……”简凡摸摸脸，摸摸眼角，刚刚草草清理了一下，和杨红杏出了门诊，忍不住又开始骂陈十全了。

杨红杏掩着嘴，笑着说道：“郭元说你没事找抽，一点没错。”

“屁话，那是师父，打两下就打两下，我才不在乎呢！师父就是一肚子气憋着出不来，打两下出出气，再哭一次就过去了，和我那时候一样。”

“那还喊疼？”

“废话，要不你试试？”

“过来，我瞧瞧。”

医院的甬道里，杨红杏拽住了简凡，面对面看了看，左眼乌青了一大片，右腮帮子肿了，老陈盛怒之下，确实打得没轻没重。她轻轻摸摸简凡的伤处，看看四下无人注意，杨红杏努着嘴，快速在简凡嘴唇上啵了一下子，而后眉目传情地笑着悄悄问：“不疼了吧？”

“嗯，不疼了。”简凡眼一亮，点点头，目光往下落落，直落在杏儿微微耸着的胸上，立马是垂涎三尺的笑容，指着杨红杏的胸，觑着脸说，“要是

这儿再来点温存，立马就能恢复了。”

“死相！”杨红杏笑着打落了简凡的手指，安慰道，“等着，我去买药，一会儿回去给你温存哦。”

杨红杏轻轻拍拍简凡的脸蛋，像安慰调皮的孩子，转身那一瞬，马尾辫甩过来，窈窕倩影刚移两步，又回头不放心地看看，这回眸一笑间，看得简凡确实忘了疼痛。此时简凡一点也不郁闷了，看到师父陈十全放下了心中那份牵挂，也替师父高兴；而且杨红杏不但不责怪自己刚才的胡涂乱弄，隐隐还有几支持，这让简凡更高兴。走了两步再一想，也是，师父的这种失落感，杨红杏应该也能感觉得到，毕竟也经历过类似的事。

“哎，对了，胡姐怎么没来看望师父？要是……”

简凡坐在离门诊室不远的长椅上等着，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很奇怪、很尴尬的问题。说实话，不偷偷想是不可能的，但恰恰担心的也在这里，万一……没有万一，这事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于是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升腾起来，杨红杏的温存是一种示爱，但同样也是一种压力，让简凡会忍不住想到成家以后的事，如果有那一天的话，再去勾三搭四肯定会有很大的歉疚感，那么，该怎么办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坚贞，坚决保持婚后的贞洁和操守。可是，问题来了，自己能做到吗？

简凡心里很坚定，但又不是那么坚定地对自己说：应该能吧。

“简凡，是你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惊得简凡猛地站起来，待抬头看清来人，一下子又吓得坐回到椅子上。前面不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个女人，好像正在确认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简凡，毕竟现在这个眼圈乌青、脸颊肿胀，一根指头咬在嘴里正发花痴的样子和印象中的简凡大相径庭。

是刘香莼。简凡张口结舌，听到声音很惊讶，看清了人，更惊讶。刘香莼那蓬松烫染的头发黑中带黄，白皙玲珑的面颊上带着斑点，再仔细看，简凡喉咙里不由得呃了一声，只见视线的斜下方，香香的肚子微微隆起。

啧啧，怀上娃了！简凡一下子百感交集，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怪怪地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初恋情入。

“真是你啊！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是怎么啦？”

刘香莼猛然再见简凡，看见这货脸上带伤的惨样非常不忍，不知不觉地上前来，伸手触触简凡的伤处。简凡龇牙咧嘴忙不迭地往后躲，刘香莼此时才省悟到自己的身份似的，手僵在空中，愣了愣，放下了。

“被……被人打的。”简凡半晌解释道。

“唉，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么莽撞，还和人打架。”刘香莼一副百感交集的样子，嗔怪似的埋怨道。

“不是打架，我是被人打的。”简凡又解释道。

“还不都一样？现在干什么呢，我听说你在桂园？”刘香莼随意找着话题。

“不在了，不过还是当厨师。”简凡道。

“唉……”刘香莼莫名地叹了口气。

怀着身孕的香香让伶牙俐齿的简凡舌头像打结一样，说话结结巴巴的。而在香香看来，一身揉皱了的衬衫加上受伤的脸，简凡像是混得不怎么样，羞于见到熟人。

四目相接，香香很直率，眼睛里的惋惜、无奈和还残余的爱恋是如此明显，看得简凡躲躲闪闪，恨不得在地上找个窟窿钻进去。他想要握个手来个一笑泯恩仇，不料手伸出去，才发现香香一只手拿着一个精致的LV手袋，另一只手提着药盒，这手没地方可去，只好放到自己脸颊上，把伤处捂了捂。

好尴尬，简凡觉得自己像个惹是生非的小孩一样，在刘香莼跟前抬不起头来。意外的是，刘香莼并不觉得有什么尴尬，只是眼中的怜惜更浓，她打开手袋，捻出一张名片递过来，简凡下意识地接过，就听香香说：“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给我打个电话，我家就在滨河安居小区，离这儿不远，闲着没事，上我家坐坐。”

“哦。”简凡机械地点点头，有点受宠若惊。

“那……我先走了。”香香喃喃地说道，眼瞟着简凡，就像当年上学时两个人偷偷摸摸一样，把简凡招来或者挥去，只需要一个眼神。

“哦，慢走，我送送你。”简凡道。

果不其然，这货条件反射一般抬步跟到自己的身后，一抹淡淡的笑意浮现在刘香莼的脸上。

简凡机械地跟在仰头慢悠悠走着的刘香莼背后，看她行动不便，几次有上前搀她一把的冲动，不过生生地忍住了，直送出了医院的门厅，下台阶时才表现了一下，轻轻搀了一把。香香侧头充满谢意地笑了笑，按着车钥匙，是辆精致的POLO微型车。在简凡的注视下，香香上了车，微笑着驾车，慢慢地驶离了医院。

别扭、纠结、泛酸水、膈应……几样怪异的感觉盈满五脏六腑，简凡呆呆地看着车消失的方向。转眼间沧海桑田也就罢了，现在这桑田连苗都长了

出来，这事能不让人惊讶吗？简凡咬咬嘴唇，男人要有家，女人总得嫁，这都本属正常，只是这惊鸿一瞥中，总让他觉得某个地方透着没有想通的怪异。

“咦，你怎么没追上去呀？”

正当简凡沉浸在沧海桑田的感慨以及桑田里那棵小苗来源的猜度中时，被身后传来的一声问话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一看，是杨红杏俏生生地踱着步过来。以刑警的眼光看，刚才经过的门厅后面，正是个绝佳的观测点。

简凡没说话，眼神里带着几分吊儿郎当。估计刚才的景象全部落到了杨红杏眼里，此时的她可没有那么甜蜜了，脸上泛着能酿出一坛老陈醋的酸意，踱到简凡面前，剜了一眼：“问你话呢，我怎么感觉你俩还是那么般配呀！”

“你这不是胡扯吗？没看人家挺个大肚子，可能吗？”简凡瞪着眼，叫嚷道。

“哦？肚子大了？”杨红杏不知是没看见还是明知故问，眼睛里闪着一丝愤然以及怀疑的光芒。

“绝对和我没关系啊，”简凡吓了一跳，赶忙解释，“我两三年没见她了，人家马上都要有结晶了，你跟我瞪哪门子眼呀！”

“难听死了，说什么呢。”杨红杏扑哧一笑，嗔怪了一句，不过马上脸色一正，像在故意找碴一般，“她给你什么了？”

“哦，名片呗。”简凡掏出那张名片。

杨红杏一把夺过去，一看是网络部什么业务经理，直接装到了自己身上：“没收了啊。看你这患得患失的样，是不是挺想念的？”

“没有，没有，向厨神爷爷发誓，绝对没有。”简凡赶紧说道。

“骗人，肯定想了。”杨红杏瞪了这货一眼，扭身往车的方向走。

“嗨，你再这样说我，我跟你急啊，我再怎么也不至于高尚到去给别人孩子当奶爸的地步吧；再说我把人家伤成那样，你觉得还有可能吗？”简凡小跑着跟着杨红杏，晓得她是吃了飞醋，连忙安抚着。

“没有可能也要预防，不许给她打电话！”杨红杏回过头，咬牙切齿地一指简凡。

“嗯，不打，绝对不打。”简凡赶紧点头。

“更不许和她见面，免得影响人家家庭关系。”杨红杏再次发出指示。

“嗯，不见，绝对不见。”简凡继续点头。

“不但不许见她，我要是发现你和其他女的勾三搭四，小心我……”杨红杏斜着眼，咬着牙，嘴里轻声蹦了三个字，“阉了你。”

“嘿嘿嘿嘿，这个办法好，挺直接的哦。”简凡眯着眼傻乐着。

杨红杏有点羞恼，小拳头擂着简凡，两个人推推搡搡。简凡要揽杨红杏，杨红杏挣扎了几回后，略带不情愿地被简凡揽进怀里，扭捏着上了车。

上了车，简凡狐疑地扭头往香香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她的穿着打扮像个阔太，可挺着大肚身边又缺个阔佬，不但这事有点不正常，好像香香的表情也有点不那么正常，理论上不应该对自己那么和颜悦色呀。原来，怪异在这儿。简凡看了一眼副驾上还在泛酸的杨红杏，哑然失笑，在对待自己另一半的忠诚度问题上，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没啥差别。不过，往事如烟，既然已过，就不必多想。

简凡轻轻地打开车载 CD，轻柔的钢琴曲响起，这玩意儿自己虽然从来没听懂过，不过还是觉得很好听，而且杨红杏爱听。征询了杨红杏的意见，打着方向盘回工会小区，慢慢地行驶在大街上，这点不快也像往事一样慢慢地烟消云散了……

第二章 新事累且忙

有句老话叫“运气来了，城墙也挡不住”，现在食尚好像就交上这等好运。

广告的狂轰滥炸带动了第一批散户，而之后的市场倍增像见风起浪的涨潮逐浪而高。付了商标使用费的拼命卖，一份五到八块不等的小碗卤煮肉搁现在这消费水平，就是民工也吃得起，要是傍上个好地段，一天挣个三五百跟玩似的，还真有不少一个月就收回成本的。有了本钱简凡玩得更漂亮了，装帧精美的册子上，跟食尚签约的店面有名、有电话、有地址，薛老大雇的这帮托没几日便把招商册子送遍了大原街头巷尾的中小店面，而且薛老大的广告词更有说的了，精选了几家示范店大肆吹捧，生生把一个月回本吹成了十天盈利。广告虽然稍稍夸大了些，可那肉是实打实的。不少散户实地考察后，就剩下了一件事：争相解囊，牌挂食尚。

还有句话说，“人这命里三年旺，神神鬼鬼不敢撞”。简凡现在就旺得要命，九鼎休闲酒店来洽谈的，六味斋来寻求合作的，周边这些酒店、饭店图省事来要货的，每天都能把食尚这个小场子挤个满满当当。当然，有如愿以偿的，也有一直失望的。

这还不是全部，市场上有句话叫“终端制胜，渠道为王”，食尚两个月发展了四十三家散户，既控制了终端市场，又把销售渠道捏到了手心里。不但如此，南郊的四家屠宰场也有三家和食尚签了供货协议，于是连进货渠道也差不多全捏到了手里。往年这些屠宰场多多少少总得冷冻一部分猪下水，今年是日出日清，这可把几个屠宰场的老板的嘴乐歪了，这几个油厚膘肥的老板一见简凡就喊“猪爷”。

还有句俗话叫“孙子难做，大爷好当”，兜里钱不鼓，穿身旧衣服怎么看怎么像穷困潦倒的；可现在生意这么牛，还穿着旧工作服，那可是怎么看怎么有性格兼个性。

所以呢，简凡的品位不管烂到什么程度，现在都不会让楚秀女觉得惊讶。她又一次按捺不住亲自上门去找简老板，循着厨师们的指点绕到了场后，在刚起的几间临时活动房里终于找到简凡，只见这大热天里，简老板光着膀子穿个大花裤衩，趿拉着人字拖，汗涔涔地窝在闷热的房子里，伸出长勺挹了勺卤汤正吸溜吸溜地品尝着，一脸高深莫测的笑容。

楚秀女也笑了。前些日子据传某位天使姐姐人品大爆发，把这货揍得比他做出的猪头肉还灿烂，张芸亲眼所见，这事着实让楚秀女关上门笑了个花枝乱颤，今天一见简凡倒是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好了伤疤忘了疼，要不是这货的欠揍德行，这伤怎么会又挂到刚好的脸上呢？

“简凡，你这谱摆得也忒大了点吧，还得我专程来请你。”楚秀女笑着踱步进了卤坊。这里很闷热，热得楚秀女掏出纸巾擦着额头上的细汗。

“摆什么谱呀！我前两天被人打了，不好意思出门。”简凡说着，当的一声放下勺子，回头看着进门来的楚总，大夏天里生生打了个寒战。

白嫩白嫩的脸，雪白雪白的胸直朝眼前晃来，带着蕾丝边的黑色连衣裙恰和雪白肌肤成了鲜明对比，不晃眼都不行。隔着好几步远，简凡都能感觉嗅觉失灵，本来是锅里肉香袭人，现在是女人的香风来袭。怎么说呢，不得不佩服现在这女人的着装水平，该露的地方一定会露，不该露的地方隐隐约约地露，总是露得恰到好处。

“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吗？”楚秀女驻足，貌似好奇地问道。

一看她眉间的微微得意，简凡就知道她是故意问的。女人都有这毛病，恨不得倾倒天下所有的男人，就像男人恨不得照顾到天下所有的美女一样。被这么一问，简凡正色说道：“当然不对了。”

“哪里不对？”楚秀女笑着问。

“呵呵，既然想和食尚合作，着装得向我看齐啊，嘿嘿……”

简凡一弯胳膊，挺胸收腹，露出臂上、肩上、胸上、腹上隐隐几片成形的肌肉，光着膀子龇着牙谄笑着，霎时把楚总搞了个大红脸。

“没个正形！”楚秀女笑啐了句，话题转着问道，“地址我们可选好了，就等你过目了。八月底了啊，再过十几天大学城陆续开学，我就不相信你

把盒饭加工场变成卤酱加工场，还舍得再改回来。怎么，今天也准备把我挡

回去？”

“怎么可能，你都送上门了，这便宜岂能不占？”简凡笑了笑，语带双关，盖上偌大的锅盖和楚秀女一起出了卤坊，笑着问道，“楚总，你确定你算清楚了？卤酱这块肥肉可没你的份，你要加入只能啃盒饭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楚秀女道。

“呵呵，我是有点想不通，这小摊应该放不进您眼里呀。”简凡停下步子，很正色地看着楚秀女。原本开的这个貌似合理的条件其实很不合理，要在市区找个五百平方米以上、带员工宿舍的加工场所，这个投入和产出相差太远，否则简凡当时也不会大老远跑到郊区选址。本以为楚秀女会虚与委蛇，静观其变，再加上把卤酱生意剔了出来，简凡估计楚秀女更不会插足。不过他想错了。

“呵呵，”楚秀女揶揄地看着简凡，反问道，“难道只能你给我意外，我就不能给你一次意外？”

“啧，这意外可是真金白银啊。”简凡道。

看出简凡还有几分狐疑，楚秀女不闪不避地迎着他的目光，不吝赞扬：“眼界决定世界。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旅行、出游人群的增多，快餐市场会越来越大，不管你怎么诟病它的卫生问题，都挡不住它的发展。我之所以投资到你这支潜力股身上，是因为我很看重你的眼光，你的眼光一向很准的哦。”

简凡使劲咽了咽口水，目光久久不离楚秀女脸庞以下，过了半晌才咬着牙侧过脸，说道：“是很准，每次都看到不该看的，今天也如此。”

“什么？”楚秀女感觉到了简凡的变化，怪怪地问道。

“看到了峰峦叠嶂，欲壑难填。”简凡摇着头，低头踱步。

“这是双赢，你笑话我求财逐利？”这下楚秀女不高兴了，追了两步说道，“喂，你拿的可是大头啊，说起来我还吃亏了呢。”

“你看你这个人，连合作者的话意也理解不了。”简凡不以为然。

“那你说清楚，什么叫欲壑难填？”楚秀女刨根问底，穷追不舍。

“你让说的啊。”简凡回头一看，见楚秀女两眼闪着不解，他在楚秀女胸前不远比划着，示意着说道，“这不是奇峰两座？这不是欲壑一条？呵呵，我的眼光一向很准啊，特别是看女人更准……除了有点肥我挑不出其他毛病了，要是腰围再缩三公分，把曾楠都能比下去。嘿嘿……别生气啊，你让我说的。”

楚秀女蹙着眉，眼里几乎要冒火，银牙一咬想发作，一看周边没啥人，